

新鄉文史資料

4



大華書院校張主通
我恐有誤此者之舉
我有寫汝者必速及此
期也 王振弟五



新乡文史资料

第四辑

476/4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月

编辑 潘长顺
校对 李济民

新乡文史资料第4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新乡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

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乡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发行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000册

豫内字0095号 定价：4.80元

编 者 的 话

《新乡文史资料》是政协新乡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内部综合性史料刊物。

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全国已形成一个横向纵向互相联系、互相协作的全国性的文史资料工作体系，拥有两千多人的专业队伍，征集了十几亿字的资料，编印了六百多种选辑和专题资料，日益成为政协团结联系各界爱国人士，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为史学界、文艺界提供部分研究、创作素材的重要工作。

本刊所选的均属历史资料，是研究历史的素材，因此，不强求观点一致，体裁一律，只要内容有史料价值，即予选载。由于撰述人受思想、环境、记忆的局限，所述不尽翔实，或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叙述，互有出入，甚至有些内容与文献记载不一致；但只要是本人的亲历、亲见、亲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可以各说并存，发表出来，供历史科学工作者进行综合分析、考证异同，辨明真伪，作出全面、正确的结论。同时欢迎各界人士提出质疑、补充、订正。

本刊采用历年累计的排号办法。原来所编《冯玉祥逸史》列为第二辑。本辑为第四辑。本辑内容，多为政治军事方面的，偏重于人物记述。全国政协要求加强征集经济、科技、教育、文化

史料，我们已征集到一些，将在下一辑奉献给读者。

我们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和“三胞”在我市的亲友、同乡、同事注意在与港、澳、台人士交往中，征集海外文史资料，弘扬港澳台同胞爱国爱乡，支援祖国革命和建设的事迹，加强炎黄子孙的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目 录

回顾兵运岁月	张公千 (1)
郭仲隗传略	逊 地 (50)
深切怀念郭仲隗先生	张泽文 (56)
我所见到的郭仲隗	吕文彬 (65)
郭仲隗先生谈国民参政会	魏希贤 (68)
于右任书写的《新乡郭君墓志铭》	杜彤华 (71)
郭海长与《中国时报》	陈 泓 (75)
宁作大事不作大官的李敏修	耿玉儒 (86)
中州名儒李敏修	梁贵晨 (96)
老同盟会员张善与	魏晓云 郝振环 (101)
在京华美专跟齐白石学画及其他	李霞生 (108)
白石弟子张丕振与李霞生	杨鹤亭 (122)
介绍《西河村人书画集》	王聚中 员金满 (128)
徐世昌与水竹村	秦启安 (133)
卫辉徐世昌祠堂	耿玉儒 (138)
田文炳自述	(144)
敌伪时期北平的策反工作	田淑平 (149)
第三任日伪河南省长田文炳	邢汉三 (157)
豫北军事特派员牛平章	文史办 (166)
王国然简介	于允贤 张德明 (182)
王国然与八支队 (节录)	王永川 (186)

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张敬忠·····	周炎光(198)
张敬忠逃跑记·····	吕文彬(209)
我所知道的王三祝·····	吕文彬(213)
郭培基其人其事·····	齐 心(218)
汉奸刘恒富·····	冀殿恺 南肯堂(222)
“九一八”学潮亲历记·····	杨鹤亭(226)
王仲成事略·····	李明贵(231)
南晓云其人·····	南肯堂(237)
郭士魁脱险记·····	孙俊卿(242)
王静澜郭林泉创办的静泉学校·····	王清涌 熊夫征(245)
回忆解放战争中的几次战斗·····	祁法家(252)
我在四县边区的战斗经历·····	李锡录(266)
跃进大别山时的《战斗报》·····	王永生(278)
辛丑年慈禧光绪返京途经汲县见闻·····	李继九(288)
川岛芳子与我的一段交往·····	邢汉三(293)
庞炳勋闲话石友三·····	刘壮飞(312)
绑匪落网记·····	砚 青(319)
蝗灾史料两篇	
抗战时期的特大蝗灾(一)·····	聂世修 张同礼(321)
抗战时期的特大蝗灾(二)·····	砚 青(327)
冯玉祥诗二十首·····	杜春和(330)
质疑、补充、订正·····	(341)

回 顾 兵 运 岁 月

张公干

编者按：原新乡军分区司令员张公干，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兵运工作，是我们党优秀的统战工作者，此文根据张公干口述整理，记载了他自1925年以来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兵运岁月，深刻地反映了他长期革命斗争中艰苦卓绝的经历，内容丰富，翔实可信，值得一读，本刊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千淘万漉始见金

我于1908年（清光绪34年）农历5月初生于安徽宿县夹沟的一个中农家庭中。民国初年，天下大乱，一个冬天夜晚，土匪洗劫了村子，将我家十几间房烧的剩下半间，举家窘迫，难以栖身。

我七八岁时，上私塾一年，读过《三字经》、《百家姓》、《上论下论》和《孟子》。囫圇吞枣，不知所云。1918年到第二国民小学上学。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开始为我所接受。后来“二·七”大罢工，吴佩孚残酷杀害铁路工人我都有所闻。高小毕业后，上不起中学，家中让我到县衙粮房去当学徒（收地亩税）。我想这是粮房剥削老百姓，不能干。于是报考了不收学费的省立第四职业学校。在

学校受了进步教师李一庄、刘雨卿的影响，读了他们提供的进步书报、杂志。如蒋光慈的小说《短裤党》，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上海的《民国日报》和《新青年》以及《苏联游记》等等。思想烙印很深。

1925年夏天，经李一庄介绍，我在孙中山总理遗像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在李一庄、王抚山等国民党左派负责的县党部里当干事，兼任全县学生联合会委员。

1926年7月，国民党革命军开始北伐。宿县的孙传芳部第四师开往江西抵抗北伐军。张宗昌的第五军王栋部开到宿县，驻进学校，学校因而停课。这支直鲁联军使用的是奉票（一元只当五角，又不兑现），市场因之关门罢市。人心惶惶，秩序大乱。

1927年5月，北伐军到达宿县，受到百姓欢迎。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纷纷活跃起来。我也曾见蒋介石在东关给群众讲话。但为时不久，蒋汪合流，共同反共。原左派县党部为反革命所不容，派流氓夏玉斋为主任，改组县党部。我随李、王、朱等被排出县党部。

1928年三、四月间，冯玉祥的西北军官学校派一位姓江的书记官到宿县招收学生。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旧军队中纪律较好，大家都说他们是模范军。1924年打倒吴佩孚后，冯迎孙中山北上，1926年又参加北伐。当时我积极带头报名，又动员同学们一同参军，有刘肋白、金永康、马彦岑等十儿人。

军官学校设在河南开封南关演武厅第八营房。校长为25师师长张自忠（兼），下设两个大队：一大队是步兵，分六个中队；二大队设骑、炮、工、辎四个中队。全校有学生千余人，教官大多为日本士官生，亦有少数国内军校毕业生。我在一大队四中队，分队长郝逢泰、毛俊彦。学习的科目有战术、地形、筑城、

兵器、典范令。教学中，特别注重技术上的射击、劈刀、刺枪、木马、拦阻、单杠，以及思想教育的“精神书”，军官还要学“曾胡治兵语录”。士兵升班长，班长升司务长、排长，排长升连长，都经过考试。治校纪律是很严格的，规定烟酒必戒，嫖赌必戒。外出不准单人行动，买东西要派人带队。还提倡自己动手缝补衣服，不设伙夫，学生轮流做饭，各级军官均起模范带头作用。校长张自忠浓眉大眼，气宇轩昂，身材魁伟，一表人材。记得大雪纷飞的日子，他亲自带头，赤着脚在开封城内外练习行军，时有殷红的血迹，渗入雪中。

1929年冯蒋闹起矛盾。为集中兵力反蒋，冯下令山东省主席孙良诚部、河南省主席韩复榘部撤至潼关内外，准备和蒋决战。

军官学校接到命令先开到洛阳，后开到陕西。在洛阳西撤途中，韩、石叛冯投蒋，冯的计划遂告失败，冯过黄河去动员阎锡山，被阎扣留，这幕戏便如此结束了。

军官学校继续向西开至华阴。当时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前往欢迎，宋哲元，红红脸，胖胖的，中等身材，山东口音，发表了即席讲话，内容忘记了，仅记住几句笑话。他说：“国民党是一滩狗屎，你们吃不吃？”大家齐声回答道“不吃！”这位省主席讲话老呵个没完，大家干脆喊他“宋老呵”。

军校在临潼华清池住了一个夏天。中秋节前开到西安，进驻农业学校。番号改为16军，后又改为教导师工兵团。当时陕西旱灾十分严重，西安的西城门每天不断往外拉饿死的人。部队口粮也供应不足，很少有吃饱饭的时候。一些同学在连长杜一民领导下，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即秘密党小组，研究马列主义，并决定和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取得联系。

不久学校奉命西调凤翔。途中路过马嵬坡，这是唐明皇缢死

杨贵妃之处。马嵬坡在公路南侧，是个二、三里长的大村子，全村老弱病残不能行动，嗷嗷待毙。除此外，就剩下些没人掩埋的尸体，青壮年都逃荒走了，令人触目惊心，真所谓“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一天清晨，部队向西行军，我担当尖兵。行进间，忽闻路旁有呼救声，我急忙去搜索，只见路旁枣林里捆着一名设营打前站的同学，他是被饥民捆住准备吃肉的，若晚到一步，便完了。

学员们受领了任务，到处招兵。我在东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伙子，虽说骨瘦如柴，毕竟年轻。我上前开口动员说：“乡党（当地对人的尊称）跟我们吃粮（当兵）去吧！”这个饿得半死的小伙子端详着征兵的人，半晌，说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来：“我还吃粮呐，我讨饭就够丢人的咧！”

12月冯玉祥调走十名学员，去当传令员（即随从副官），我也在其中。我们换了便装，从西安出发，经风陵渡到太原大铁匠巷冯玉祥办事处，又转车被送到五台县建安村冯被软禁的地方，和冯玉祥住在一个院子里，担任警卫。阎派他的警卫旅旅长杜春沂住在村里。村内外都设有岗哨，路沟里都用木材隔阻使汽车无法行驶，往来客人在忻县中途就被挡住，不经同意不能进来。

1929年到1930年蒋冯阎大战，这段历史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尽人皆知的。因济南惨案后临海地盘的问题引起的蒋冯矛盾，导致蒋介石下令讨冯，开除冯党籍并予以通缉。战争行将开始时韩、石两员大将又忽然被蒋收买叛冯，使冯四面受敌，只好通电下野。西北军只有退至潼关自守。这时阎锡山这个土地主，电劝冯出洋，并表示愿陪同出国，趁机将冯诱骗软禁在建安村。蒋尽力拉拢阎锡山，而阎挟冯玉祥以自重。西北军将领对于阎扣留冯玉祥买好的作法十分愤慨，于是就恢复了与蒋介石的关系。鹿钟麟在

南京当了军政部长，蒋答应如宋打阎，就给宋哲元给养和补充。阎见此情势，大为着慌，乃于中秋节（九月十七日）月夜访冯谈心，表示愿意联合反蒋。先由西北军发动，晋军继之。十月十日，宋哲元等通电反蒋并由河南向东南进军。蒋介石一边应战，一边委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每月拨发六百八十万元以为“协饷”，以防阎冯合流。阎锡山升官发财，便对西北军的反蒋战争，坐观成败，按兵不动。西北军在战争开始，连打胜仗，但由于阎始终未表示反蒋，士气低落，终于全军溃退到潼关，闭关自守。宋哲元10月10日起兵反蒋，到12月初失败，使得身在建安村的冯玉祥十分恼火，要去河边村找阎锡山算账。因卫兵都是阎派的，立即告诉了杜旅长。我等三人随冯怒气冲冲地向村外走。出门往南走不远，碰到杜春沂旅长，杜慌忙替阎陪罪道：“总司令不要生气。阎主席到太原没回来，您老息怒，等他回来，我一定让他来看您，把您的意思传达到。”冯玉祥始识阎的真面目，和李德全、薛笃弼、邓哲熙等商议，派张金瑞去天津请鹿钟麟（原冯的参谋长）来建安村共商大计。鹿便化装从天津到太原，自称看病的医生，说给冯夫人看病。经过商讨，确定了作战方略，回到潼关，宣布代表冯玉祥，代理西北军总司令职务，召开军事会议，分头去南京表示服从政府领导，举兵讨伐晋阎。事为阎锡山侦知，极为恐慌，于12月份亲自来建安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阎锡山：他长得比较黑，比较矮，身穿黑色坎肩，兰缎子棉袍，还闪着光，头戴着红顶瓜皮帽，总之其貌不扬，一副北方老财主形象。他一见到在门口等候的冯玉祥，上去深深地鞠了一躬，开口说道“我对不起大哥。大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出兵，宋明轩（宋哲元）出兵潼关我又没及时出兵支援，实在对不起大哥，祈请大哥恕罪。”1930年2月底，阎亲自去把冯接到太原，与反蒋的各

方代表开会。1930年3月，我随冯玉祥回到潼关。3月中旬冯、阎、桂三个集团的将领共推阎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共同反蒋。4月空前的军阀大混战序幕揭开，在数千里的战场上投入百万大军。经过7个月的厮杀，阎冯终于没有取胜。中秋前夕宣告失败。阎锡山逃到大连，我随冯玉祥从郑州过黄河转乘汽车，当夜在修武北门外关帝庙内休息，第二天到了博爱，计划将孙连仲带往山西，但孙已经接受了蒋介石的26路军的番号，于是只好带我们少数卫队翻越太行山到晋城，在天龙山小住后，最后转移到汾阳峪道河农村暂住。春节过后，我到汾阳军官学校担任一大队四中队分队长。

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后，跟随他撤至汾阳的仅开封军官学校部分人员与郑州宪兵学校以及手枪营、炮兵团共1000余人。开封军官学校与宪兵学校合编为汾阳军官学校，对外称二十九军宋哲元的第二教导团，经费由廿九军供给。校长李兴中，副校长支应遴、李正与，教育长尹心田。军校成立后，党的组织也建立起来。党员张祖渠、郝毅、杨国瑞与山西省委刘天章同志取得联系。不久，尹心田、贾振中、同茂兰等同志也参加了党组织。后来在三年时间里共发展了100多名新党员，如张文舟、赵力钧等等。1931年，经中共党员、冯的副官、留俄学生张启东介绍，北方局代表肖明和张祝唐来汾阳峪道河与冯玉祥会谈合作问题。

1932年4月肖明同志先后派王霖（芾南）高稚凤夫妇和赵梅生（作霖）等同志来军校工作。根据上级指示，成立汾阳地区工作委员会（又称特委会）王芾南同志任党委书记，赵梅生任副书记，并设立了学运委员会。贾振中任宣传委员、尹心田任教育委员、周茂兰同志为军运委员、吴景新同志为工运委员、陈明韶同志（候补党员）为农运委员、在二大队任总支书记。委员会任务是要

开辟陕山边区的离石、介休、孝义、汾阳四县工作，重点领导汾阳军校地下党的活动。随后，王芾南派尹心田、周茂兰同志去北平向肖明同志汇报工作，并带去党费一千元。肖明同志对汾阳特委的工作表示满意。并对工作任务作了具体指示：

- 一、努力开辟陕山边区地区各县工作；
- 二、建立陕山游击支队，与陕北红军刘志丹取得联系；
- 三、多方设法为党筹款；
- 四、积极开展兵运、学运、工运、农运工作。

我二月份到汾阳军校工作，因1929年在马列主义小组成立就是党员，便由郝毅、张祖渠同志介绍参加了合并后的军校组织生活。有党的领导，组织生活空前活跃。学校教职员工纷纷申请入党，仅我所在的四中队就有10多人入党，他们是高宗晖、赵力钧、王寒秋、王家同、王国瑞、高春山、随连捷、刘致钧、卢清华、袁凤鸣、乔其俊、柴松鑫、杭子明、马警坤。汾阳军校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如后来第一野战军参谋长张文舟，解放军军事学院副校长陶汉章，云南省省长李启明等等。

当时在山西，尤其是晋南，集中了不少中原混战中败退下来的部队，如庞炳勋部、孙殿英部、鲍刚部、张人杰部等。孙殿英就曾派人来汾阳军校学习。军校也派人到张人杰部作工作：在三泉镇、宁周、峪道河三镇设立了农村工作点；派人到平遥火柴厂、西山煤矿开展工运工作；通过冯洪国、张寿昌等开展孝义县兵运工作；派赵进先等组织晋汾游击小组进行游击活动，曾截击过阎锡山的汽车，袭击晋祠银行（支行）。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派阎红彦同志持山西省委的介绍信前来汾阳要过子弹枪支，并要求军校配合游击队活动。特委决定由冯洪国任游击司令，张寿昌为参谋长，在石楼、离石、介休三县之间活动，打击土豪烟

匪，为党筹款，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与离石县委书记罗四维密切配合行动，与陕北红军建立了联系。1931年5月，商震任山西省主席时，蒋电示阎锡山赶走冯玉祥。阎派某部赵团欲进驻汾阳。逼迫军校离开。这时手枪营与炮团都准备战斗，一方面派我与赵团长谈判。由于我们态度很硬，坚持：“你不准进城，进城我就打，没有29军的命令我们不走。”阎部赵团长答应请示上级，过了几天，他们便走了。

1931年6月，军官队的彭定一和三中队的陈文超等人计划往外拉走部队。企图暴露后，校长李兴中首先怀疑与我有关系，因为我是有名的“活动分子”，就让我仍回冯玉祥部工作，实际上是“礼送出境”。当时我是分队长，每月80元晋票，除十元伙食费外，其余都用于学员，不曾存钱，临上路连路费都没有，还是大队长周茂兰给了我20元钱作路费，到曲沃见了冯玉祥后，我就到38师112团冯原参谋处长黄维刚部（我与黄很熟）开展工作。在38师我积极与过去军校同学进行联系，宣传共产主义。我的同学过家芳当了营副，李之雪当了连长，还有的当了排长，有的当了参谋，原开封军校大队长刘振三原是旅长，现在当营长，情绪都不高，对现状不满，工作比较好作。

九月份接山西军委来信，让我迅速赶到太原。军委同志通报情报说，“咱们从阳泉84师里拉出两个营，成立了红24军。又派汾阳学生张凯（原是阎的宪兵，在汾阳军校参加共产党）去阎部搞兵运，他同意成立红25军，但非要当军长，否则他不干，劝说无效。你和他关系不错，去做做工作，让他服从组织分配。”后来看不行，他可能要告密，军委于是决定，先解决他，然后再拉部队成立红25军。并指定让我与王继贤二人去执行这个任务。于是我俩准备了匕首和硝镪水，到张凯住处去察看情况，见他们一个排

住在一块，铺位一个连一个，无法动手。我向军委汇报了情况，军委指示我们待命。后来军委另派了两个人，约张凯从东门到西大街去喝酒吃饭，一直吃到太阳落，他们出了城，顺着城墙向东北营房方向走，张走在中间。忽然前边那人一伸腿将张凯绊倒，后边那个人赶紧上前骑在张的身上。前边人掏出小手枪对着张凯脑袋开枪，不料子弹瞎火，便用枪柄狠砸，砸得张凯满头是血。张凯受到突然袭击，拼命反抗，夺路而逃，回去就告了密。

过了两天，王继贤急忙跑来告知张凯告密，敌人正在搜捕的消息，我们俩连忙跑到东经营街张金瑞爱人小阎家中躲起来。敌人大肆搜捕，许多人被捕，军委负责人郝毅也壮烈牺牲。戒严解除后，我俩才逃出太原。

军委负责人是个比我还年轻的小伙子，他在牺牲前不知是否意识到是左倾盲动主义害了他。其实，暴动条件并不成熟：部队刚在中原大战打了败仗，有怨气，一说拉出去都同意，究竟拉出去往哪去都未考虑过。当时部队中仅有些党的外围组织“红军之友”和一些拜把兄弟，党员并不多。一些领导急于求成又没有经验，党员又不敢讲，一讲便是右倾，马上收拾你。这便是当时失败的教训。

三十三师历险记

1932年，我和王继贤同往国民党第33师工作。

第33师师长葛云龙原系冯玉祥的特务师师长，中原大战失败后为报效蒋介石，被改编为33师番号，驻防鄂东浠水县，与鄂豫皖红四军徐向前部对峙。

我选择这个部队做工作，是有其便利条件的：师长与我是同乡，我在冯玉祥总部工作时就与他相识。葛的女婿徐兴儒是

我的同学。这支部队中有不少宿县人，另外军校的同学刘肋白、金永康、张展谟、王天铎等也都在这里。

到33师，葛云龙将我留下，跟随当不在编的副官。王继贤不好安排，回江苏窑湾的独立44旅，和军校同学张文斌一道工作。这支部队，是西北军改编的。

葛师长高高的个子，黑乎乎的，是个大老粗，年纪较大。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他在汉口江汉路汉润里有个公馆，家中一应事务我全管，一身兼三任：又当警卫，又当参谋，又当管家。

当时红四军驻在鸡鸣河，33师驻扎关口。我此行主要任务是要策反葛的队伍，在两军对峙的局势下，动员葛师长尽量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作战。

对来往师部的旅、团长及所属官兵们，我都悉心照料，热诚接待，久而久之，与许多人都相处甚为融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

一次，我随葛师长到前线视察部队，带了一个特务连警卫。我们先到关口康法如团，稍事休息后，乘船往对峙的鸡鸣河视察，然后返回关口，但将到关口时，只见部队迅速向船跑过来。葛师长奇怪地问：“他们这是干什么？”我随口答道：“大概是列队欢迎咱们吧！”话声没落，便看到部队迅即卧倒，接着枪声大作，骤雨般扫射过来。由于特务连毫无思想准备，一顿扫射，伤亡甚大。我和葛见状大惊，连忙跃入河中，向对岸游去。葛云龙会水，游过河脱离了险境，我和大胖子高副官不会游泳，及至河中深水处，无法前进，只好返回岸边，束手就擒，浑身象落汤鸡似的。

我俩被康团抓获，关在一间屋子里，康部军官一见是张副官，